



MEIN
JAHR ALS
MÖRDER

杀心萌动 那一年

[德]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 著
王泰智 沈慧珠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I 516.45

84

Mein Jahr als Mörder

杀心萌动 那一年

[德]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 著
三泰智 沈慧珠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心萌动那一年 / (德) 德里乌斯著; 王泰智, 沈慧珠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80225-123-6

I. 杀... II. ①德...②王...③沈... III.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5243号

MEIN JAHR ALS MÖRDER

by 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MEIN JAHR ALS MÖRDER

Copyright © 2004 by Rowohlt Berlin Verlag, Berli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0416



该作品的出版受到了德语文学在线Litrix.de的资助——
一个由联邦文化基金会发起, 与歌德学院和法兰克福书展合作的项目。

杀心萌动那一年

[德]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 著 王泰智 沈慧珠 译

责任编辑: 李 曼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段 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07年2月第一版 2007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123-6

定 价: 2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真正非理性和真正费解的，不是邪恶，恰恰相反，而是善良。

——伊姆尔·克特茨

译者的话

《杀心萌动那一年》译完了。想了一下，觉得还有些话应该对读者说一说。

这是一本写德国的书。在中国读者心中，德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但对于它战后的一段历史，特别是从1945年到1970年的情况，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了解。而本书所写的恰恰就是德国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岁月，更是一段被东西方偏见搅得难以理清的历史。本书中涉及的很多事件、人物、形势都与这段历史有关。我们虽然在文中做了必要的注释，但有些较复杂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一点背景情况，中国读者在阅读中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下面我们就尝试对书中涉及的几个历史问题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于6月5日接管了德国的最高权力。按照四国协议，德国随即被分割成为四个占领区，首都柏林亦分区由四国共管。虽说是四国占领，但实际上却是分属两个政治上对峙的阵营：苏联为一方，控制德国的东部；其他西方三国为一方，占据德国的南、西和北部。后来，西方三国的占领区合并为“西占区”，东部则由苏联单独管制而成为“苏

占区”。战后不久，昔日共同抗击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盟友，出于各自的利益，把德国作为相互较量的重要筹码，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使东西方关系日益尖锐起来。1948年，西方六国（美、英、法、荷、比、卢）召开伦敦会议，决定在德国西部建立统一的国家制度，并进行了币制改革，统一使用西马克。1949年5月23日，西德议会通过了基本法，宣告亲西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为了不放弃德国统一的目的，暂定莱茵河畔小城波恩为临时首都。在苏占区，先是苏联于1946年促成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即后来东德唯一的执政党。然后是1949年10月7日，苏占区宣布亲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诞生，定都东柏林。于是，德国被一分为二，德意志的土地上遂形成了两个德国的局面，持续了40年之久，直到1990年重新和平统一。

德国地处东西阵营的分界线上，随着东西方矛盾日益尖锐，德国问题也就成了冷战的象征和晴雨表。在德国问题上，柏林问题又成为东西方较量的一个焦点。由于柏林位于东德境内，所以这座欧洲大都市，由于东西共管就成了一个政治怪胎：占全城约三分之一的东柏林，与东德连成一片，地位稳固，但亲西方的西柏林，却成了一个孤岛：地理上处于东德境内，不与西德各州接壤，西德和西柏林的陆路交通，必须经过东德的领土。虽根据协议，西德和西柏林之间设有几条“空中走廊”，但却只允许西方三国的飞机使用，对西德和西柏林人仍然十分不便。政治上它又属于四国共管，虽然与西德社会制度相同，政治和经济关系密切，法律上却不是西德的一部分，当然也不属

于东德的领土（东德定都东柏林应该是非法的）。而对苏联和东德政权来说，西柏林则是一块难以吞咽的苦果，是在自己核心地区安置的一支“第五纵队”。1948年6月23日，苏联以西方突击实行西马克为由，封锁了西柏林和西德间的陆路交通，停止了苏占区对西柏林的能源和食品的供应，在居民中引起极大恐慌。同年8月3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求西方承认整个柏林为东德的首都，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断然拒绝，柏林顿时出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柏林的封锁持续了近一年之久。只是通过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开辟的“空中桥梁”运输，才使西柏林渡过了这个难关。

柏林被分为四个占领区，开始时只是一个区域概念，有界线而无关卡，并不影响柏林居民在各个区的自由通行，有的区界就是一条马路，两侧的人行便道分属不同的区，当时只竖立一块告示牌标明区界。甚至东柏林成为东德首都以后一段时间也是如此。随着东西柏林发展的不平衡，东德人通过柏林西逃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1961年8月13日，东德在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支持下，一夜之间在东西柏林间修建起一道四米多高、四十五公里长的钢筋水泥隔墙——即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卫城”），把东西柏林彻底分隔开来，并设置了若干通道和关口，严格控制人员和车辆的往来。从此，柏林终于变成了两个社会和经济制度截然不同的城市。

战后初期的德国不仅经济上满目疮痍，政治上前途未卜，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片废墟。12年法西斯思想的教化，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殆尽，战后来自东西

方的思想，也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社会思想向上的迷茫和混乱。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在国际大形势的背景下，欧洲呈现出各种思潮（包括来自中国、古巴、越南的影响）泛滥和混战的局面。西德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动乱（如反越战、非常状态法、奥斯威辛审判、议会外反动派、大学生的文化革命等运动），对西德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杀心萌动那一年》的作者生于1943年，显然对那个时代有过切身的经历和铭心的感受。我们感觉，他是选择了对纳粹司法问题的态度为突破点，展示了那段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片段，试图唤醒人们的回忆和反省，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了对历史问题的思考。

2006年6月

目录

contents

译者的话	I
自由世界的自由之音	001
杀害朋友父亲的凶手	005
垃圾桶的智慧	011
砍头	016
愤怒的单词	022
来自伦敦的天使	027
门诊时间	032
杀人手册	038
长长的星期六	044
最强大的火炮	050
宽厚的心肠	057
走访国家的敌人	062
人人都在说抵抗运动	069
废墟和面孔	076

法律在说话	083
弗里登瑙的啤酒	090
见不得血的医生	095
抵抗运动中的希波克拉底	101
地狱的第一层	104
你们不要怕	110
发出信号	117
和平罪行	123
Abeut、Abeut、Abeut	130
哈登贝格大街上的西部浪漫	136
8月15日	142
小饭桌	148
盖世太保闯进了农民的厨房	154
忠诚的原则	159
咖啡、点心和父亲们	165
理想的飞行	169
光雕和圣诞老人戈林	172
许德拉有多少颗脑袋	176
施勒苏益格对抗墨西哥	184
月光下的两个男人	189
许德拉到底有多少毒素	193
奥斯卡的黄油票	201
魔鬼山上的海市蜃楼	206

损害生命，损害自由	212
看到坦克时母亲哭了	218
戴防毒面具时如何提高身体机能	221
右后卫	228
在秘密情报部门的磨盘之间	232
<i>Happy together</i>	238
我在西方认识了我的敌人	243
事情总得有一个了断	248
施勒苏益格的一个牵着小狗的退休老人	253
对战争重要	257
不要像施陶芬堡那么没骨气	261
上诉是不允许的	265
从汉普斯特德带回的意外收获	268
5月8日	271
诅咒柏林	276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不在场的证据	280
三个寡妇在树荫下为汉弗莱·博加特而陶醉	283
结束冷战	286
静海	289
仍然没有开枪	294
一个还算是幸运的结局	297
致谢	299

自由世界的自由之音

就在圣尼古拉节^①那个傍晚，我收到了一个杀人的指令。就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我竟然接受了它，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轻率。那是一个男人坚定的声音，来自空中，来自电波，选中了我。他不是魔鬼，也不是上帝，而是一个播音员。他虽然在报告新闻，但却似乎在另一个频道上，向我的耳膜传送着一个指令：去杀死杀人犯 R.。这是来自 RIAS，美占区广播电台的声音，就在圣尼古拉节这一天——现在我招供这个早已超过时限的杀人计划，肯定有很多人以为，我，或者当时的我，是发疯了。这我能够理解。

没有人知道我的这个秘密。不论是警察还是我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发觉我这隐秘的作案欲望，因为我是一个性格平和、与世无争的人，我的沉默从不会被怀疑是谋杀和暴力的征兆。现在我可以说了，现在是招供的时候了。进入记忆魔鬼隧道的欲望日益增强，我要跟着记忆重新回到半地下室的狭小的住房中去：一个大学生刚刚打开收音机，向瓷砖火炉里添了几个煤球，烧一壶开水准备冲咖啡，母亲降临节^②寄来的

① 12月6日，按民间习俗，圣尼古拉（圣诞老人）在这一天显圣，并给孩子们送礼物。

② 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开始至圣诞节止。

姜汁饼干的香味，使他无法抗拒。

因为没有人相信我会变成杀人凶手，所以我就必须从头说起。火炉和饼干都应该属于这个故事中的一环。只要我不能排除姜汁饼干助长了我的杀人欲望，我的这份书面供词就不能把它绕过。我必须自己开庭审讯自己。这就是没有被人抓住的倒霉后果。这就像一本优秀的侦探小说，作案的动机、作案的环境和作案的尴尬，都要逐一揭露出来。

开始报告新闻了，用的是德语新闻的通常句型，开始时我并没有认真听，灰暗潮湿的12月使我感到格外疲惫。房间里很冷，火炉烧热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让播音员的声音为我取暖，那是一个熟悉的男低音，每隔一个小时他都要向自由世界传播自由之音。姜汁饼干很硬，味道是不太纯正的甜，我在等天气预报，然后就是莫扎特或者贝多芬，准备关机。

和所有的柏林电台一样，美国的RIAS也摆脱不了宣传的味道，但它却有最好的播音员，具有诱人的磁性声音，给人一种阳刚、安全和坚定的印象，就像它所代表的那个国家一样。我听着男低音的抑扬顿挫，并没有太关注新闻本身的内容，直到最后，播音员用平淡的语调播出了那段新闻：“柏林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驳回对前人民法院法官汉斯·约阿希姆·雷泽的七项谋杀指控，宣判无罪释放。”

这个消息没有什么惊人之之处，也并不出人意料，在当时也是如此。假如是判他有罪反而会使人感到突然。法官是不能被法官判刑的。即使是制造了两百多件死刑的纳粹法官，也不能。一条公式被证实了，尽管如此，这条新闻的后面，却依然隐藏着无声的信

息。就好像通过第三只耳朵，穿过储存众多信息的内耳迷宫中，我仿佛听到来自电波的另一个神秘信息在回荡，那是个明确的指令：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去杀死这个杀人犯，而这个人就是你。

不，当这个指令击中我的时候，我没有喝酒，没有处于药物的麻醉之中，也没有在女友的床上陶醉。我十分清醒，只是有些累。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去杀死这个杀人犯，而这个人就是你！这声音还在回荡。

播音员开始播报周末天气预报，但我的想象力却继续向前奔驰：我拿起手枪，几声枪响，一个男人倒下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这条消息的逻辑后果。如果电台立即发出这样的号外：我们刚刚获悉，一个柏林的大学生已经做出了决定，要杀死法官R.，我决不会感到奇怪。

你在瞎编！怎么会是你！把它忘掉吧！我试图终止我的想象。这不仅很滑稽，而且很可笑，愚蠢，根本就不值得去细想，算了！

这是因为，我连拿起一块石头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是把它抛出去。我是凶手，杀人犯，这个想法不仅是胡闹，而且根本就不可能，这是精神分裂，脑子不正常。可是，我今天回想起来，可能恰好因为它很荒谬，所以才冒出了火花，点燃了敏感的想象力，而且立即形成了相应的图像：

维茨勒本大街的柏林高等法院门前，我靠在主楼的入口处，我是主角，等待着作为司法者的杀人犯出来。没有多久，他出现了，一个不太显眼的老先生，从大门里走出来，下了几级台阶，向他的汽车走去。我用准星快速瞄准，随即开了三枪把他打倒，然后迈

着平稳的步子消失在利岑湖方向，所有的行人都看到了，却没有人拦阻我这个充满自信和骄傲的刺客：一个年轻男子，20至25岁，身高180厘米左右，瘦长，金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短风衣和蓝色的牛仔褲。直到从恺撒达姆大街传来的警报声宣告我的庄严被捕。电影胶片被撕裂。

一部简单的短片：一个混蛋、一个年轻人、几声枪响。一部短片，这很清楚，但我却感觉到了它轰动性效果：这是一种幸福，能够做几分钟的英雄，正义的复仇者。

已经太迟了，我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沉重的时刻，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

杀害朋友父亲的凶手

几个小时以后，我的记忆又复活了。这时，我正躺在卡特琳的身边，她满足地把身体转了过去，开始睡觉了。不，她不是法国人，而是一个优秀的德国女摄影师，从马克雷德维茨^①飞到了柏林，她原来的名字叫卡特琳娜，为了赶时髦改成了有法国味道的卡特琳，还特意把最后的琳字念得长一些。我和她逛街，然后上床，这是一种——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不用把爱说出来的爱情。我们在一起争论政治和美学，但关于我要杀人的计划，却从未向她吐露过一个字。

我很嫉妒卡特琳的睡眠。就在这种嫉妒中，傍晚时分的幻想又活跃了起来。就像在一切决策、考试和冒险之前全身会发抖一样，幻想使我无法安静入睡。在各种感觉的变换中，我开始用独白式漫游折磨着自己。这是有人在和你开玩笑，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陷阱。今天谁还会为了一个老纳粹而激动呢？还是留给时刻都会愤怒的童子军吧！他们会用疲惫沙哑的呐喊抗议这个判决，让他们去吧，这没有什么问题，尽管也没有什么意思。他们将在空中画一个惊叹号，但总是感到耻辱和无助，他们是最后一批正直的人，喊

① 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

完口号，然后就回家，等候下一个事件发生。他们不会等很长时间的，不定哪一天又会有一个纳粹杀人犯被无罪释放。

卡特琳的呼吸很平稳，我小心翼翼地摸着她的肩膀，闻着她那诱人的体香，试图使自己安静下来：睡吧，睡吧，还有很多的事要比鞭挞或刺杀曾经的敌人更重要，有数以万计这样的罪犯还逍遥法外啊！让那些纳粹老家伙继续执行他们的公务，让那些退休者潇洒地散步，让他们在星期天拿着餐刀去切割热气腾腾的猪排吧，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不能改变的，我对自己说，他们不能都被关起来。他们太多了，无处不在，在行政部门和法院，在大公司和大学，这不是什么秘密。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日日可见的污秽，令人厌恶的老生常谈。忘了它们吧，这不是你的事，不要搀和进去。他们还在掌权，还在享受着过去的特权，他们遍地都是，有的坐在老板转椅上，有的窝在沙发里面，或者在养老院的床上等死，或者像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①那样大做生意，像卡特琳当过纳粹市长的父亲那样，在上法尔茨^②的一个什么地方，成了日用品垄断大亨。不过我倒应该感谢他有这样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儿。忘掉他，忘掉所有这些人吧！

你尽力想去忘记，可结果却恰好相反。这是个简单的机械原理，我在那个夜晚却还不知晓。我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寻找睡眠，忘掉一切，不去想——

① 德国银行家。

② 巴伐利亚的一个专区。